

13.08

漳平文史資料

第九輯

1986/1

18

3-7 3057
201

漳平文史資料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

一九八六年七月

漳平文史资料

目

录

一九八六年

第一辑 (总第九辑)

一九八六年七月出版

漳平县印刷厂承印

革命史料	永兴村人民的革命斗争简况丘振福 丘元秋 (1)
教育史料	忆在革命斗争岁月里诞生的平宁高中厦门大学 刘清汉 (2) 侨民师范在漳平吴长锦 龙珠 (4) 菁中公办后的头三年沈贞辉 (5) “南洲书院”沿革初探刘长桂 邓渭阳 (7)
工商史料	解放前漳平县城工商业的一些情况吴长锦 (8)
赋役史料	明代和清初徭役简介刘重宁 (12)
人物史料	林敏同志生平.....林 凌 (19) 她为革命尽过力——记林清奇烈士 的养母詹金春.....郭雪峰 (23) 我所知道的罗凤岐.....林 南 (25) 我所认识的朱培璜.....李伟夫 (27) “闽变”前夕漳州行 (转载)邓次侯 (29)
社会旧闻录	髫龄杂忆 (续三) —— 我的塾师郑超麟 (31)
人口与行政区划史料	对两篇文稿的补充与修正刘重宁 (46)
文化史料	记建国初期我县群众文化工作二三事刘建超 (50) 略谈漳平民间文艺 (续二)陈维亚 (51)
风物文苑	怀故乡 (七律四首)陈竞先 (52)
读者·作者·编者 郑超麟复×××的信..... (30)	
封面装帧设计.....李祖富 封二、封三图片供稿.....县图书馆	

永兴村人民的革命斗争简况

邱振福 邱元秋

永兴村在南洋乡与西园乡交界处的一座高山的壑谷中。这里解放前又是(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的交接地带,山高林密,交通非常不便。村子里是邱姓人傍山筑屋,聚族而居。由于山地缺水,干旱年头连饮水都成问题。历史上营山与种田并重,盛产茶油、茶叶,年可产茶油三万多斤。但在旧社会,由于高租重利,抓丁派款,村民生活十分困苦,终年劳累不得温饱,所产茶油、茶叶,自己舍不得用,多拿到市场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所以,虽盛产茶油却自己没用油炒菜;虽产茶叶,种茶人却喝白开水。苦难的生活迫使大家时刻盼望着有个好日子过。一九二九年农历六月,红军三打龙岩城后,邓毅刚同志率红军小分队从龙岩白沙来到永兴村。群众听见了党的政策宣传后,马上行动起来,打了土豪邱文波、邱世通。查封了他们的家产,宰了他们家的大肥猪。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归属龙岩白沙捷步营村领导。村苏维埃政府由邱元流担任主席兼赤卫队队长,邱有旺任赤卫队副队长。邱家柏任秘书,邱文成任文书,邱元照任保管。赤卫队设一个战斗班。由邱家琴任班长,邱茂炳任副班长。战士有:邱元彰、邱家福、邱水本、邱元占、邱元选、邱文莹、邱家场、邱振森、邱元杰等九人。农历七月,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由宁洋下漳平时,永兴村赤卫队由邱有旺带队到南洋村去迎接,并随从红军攻打漳平等地。副队长邱有旺不幸负伤,以致左脚残废。主力红军离开闽西后,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永兴村赤卫队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37年9月。岩东游击队集中在白沙整编时,永兴村赤卫队也到白沙参加开会,接受任务回村坚持斗争,捍卫红色政权。1942年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派营长吴子高带兵来村,将邱家苗、邱文葵、邱文成三人抓往龙岩关押,进行严刑审讯。这三位同志没有供出赤卫队的真实情况,只得由村派人去保释回来。其余队员均四散外出躲避。副队长邱有旺直到解放时才回家。在白色恐怖下,永兴村人民虽遭到劫难,心里却时刻盼待着还有高举红旗的日子。1949年中共安溪中心县委派王新整同志率一批同志来我县秘密活动,深入各乡村,宣传“反三征”,组织地下民兵武装,永兴村人民立即热烈响应,组织民兵,日夜在三班岭放哨。邱元奎、邱元犁还带一个班十多人,参加了“6·21”解放漳平城的战斗。漳平第一次解放后,永兴村民兵分别编入闽粤赣边纵队八支队四团五营,在十八、十九连当战士、干部。在二次解放漳平城的战斗中,永兴村民兵也积极地配合正规连队行动,勇敢战斗。九月十二日夜攻打西门守敌欧阳豪部时,还特地派人回村扛来“九节龙”土炮作攻城之用。建国后,永兴村人民在土改、剿匪反霸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不积极听从党的召唤。当前,永兴人民正在发扬革命精神,为“四化”建设,继续作出贡献。

忆在革命斗争岁月里诞生的平宁高中

厦门大学

刘清汉

1949年6月21日漳平县城解放前后，地下党县委书记王新整（当时他还是安溪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动员我参加革命工作，叫我负责串联一批青年学生到革命队伍中来。当时县城有许多在外就读回乡的学生和本县初中毕业的青年，于是我们借礼拜堂牧师楼上，在夜间开过几次秘密革命串联会。新整同志亲临指导并对我们进行了革命形势教育，大大地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与会者都表示不怕艰难困苦与流血牺牲，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根据我的回忆，当时参加者有郑福和、邓志华、叶作平、蒋长元、陈鸿绫、陈培光、陈光浩、郑福安、刘茂炫……等十几个人。新整同志还嘱我到边纵八支队四团团部去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表格，让大家填写自传。表格领到的第二天，还来不及发给大家填报，我就接受党的派遣急忙前往华安，去做争取当地地方实力派黄雨定起义的工作了。新整同志告诉我，如华安起义谈成功了，这批参加革命串联的青年学生，将作为后续力量派往华安协助工作。我在华安与黄雨定谈了几次，因黄很顽固而不愿起义。时适反动军队反扑，我军相继撤离漳平和安溪两个县城转入农村打游击。他获悉后遂坚持反动立场，拒绝与我继续谈下去。因战事关系，我与上级失去联络，无从请示，就只身出走漳厦，躲避反动派的逮捕。大概是连续奔波劳累过度，我患了伤寒病，在逆旅中治疗了一段时间。

到9月13日漳平县城再度解放，我大病初愈潜回漳平。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原来盘踞在县城的反动军政人员又逃往永福老巢，仍想伺机反扑。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大变革时期，许多青年学生有参加革命工作的要求。而刚建立不久的县工委和人民民主政府，接管了旧政权，百废待举，同时又担负着支援南下大军的繁重任务。在此情况下，仍十分重视对这批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

在此情况下，仍十分重视对这批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决定立即筹办一所培训干部性质的学校。作两种准备：如果反动派再反扑，就带领这批青年上山打游击，作干部使用；如果全国解放，即转为正规学校，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当时，担任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的刘子熙，任命我和林乃佳（当时任漳平初中校长）同志为平宁高中筹建委员。林校长因初中也要招生开学，本身工作很忙，筹建高中之事主要由我负责办理。当时各项条件具备，没有什么困难，进展很快。校舍是现成的，由县初中腾出两间新建的教室和课桌椅等教学设备，县府将紧靠这两间教室的一座空仓库拨给平宁高中，作为办公室和住校师生宿舍。学生来源，以原来参加过革命串联会的学生为基础，进一步扩招，对象是漳平和宁洋两县的知识青年，因此命名为平宁高中。青年学生们知道创办高中的消息后，都纷纷来校报名入学。教师大部分是兼职的，只聘请几个专职员工，当时大家一股热情干革命，并不计较待遇，跟县里的干部一样是“供给制”。政治课由县工委领导同志义

务兼授。我记得丁琳同志来上“革命历史课”，张挑同志兼授军体课，据郑福和同学的回忆，林江同志在未调离漳平前，也曾来校教“政治课”。县人民民主政府也派刘重宁兼教语文，黄庚水为专职干事，还聘请了几位业务文化教师。

1949年9月25日正式上课。开设两个班：高一和高二，学生四、五十人。当时侧重形势和政治思想教育，不但有课堂教学，也参加社会活动，走出学校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不光在县城，而且由教师带队到新桥、溪南一带去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协助当地人民政权做群运工作等。还组织了县学生联合会，开展有益于青年的各项文体活动。十月后漳平划属龙岩专区，新任县委书记兼军事代表团主任张震东，还率领军代团文工队来学校联欢，并为平宁高中学生获得县篮球比赛冠军发奖并合影留念。

平宁高中创办后不久，全国解放了，成立省人民政府。上级通知学校要正规化，县里随即报请省文教厅审批。在尚未获得省的批复前，1950年初接龙岩专署的通知，将平宁高中合并到省立龙岩高中去，并调我往该校任生活指导主任兼政治教师。二月间我带领学生到龙岩高中去了。四月间龙岩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沈琨同志亲口告诉我说，省文教厅正式批准漳平创办平宁高中。可是学生已转入龙岩高中上课两个多月了，不便中途拆返漳平重办。以后也就没有续办平宁高中了。

作为漳平县第一所高中，在革命岁月里诞生，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但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受到县工委领导干部的革命精神和风格的教育、熏陶是很深刻的。大家团聚一起，融洽无间，既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又进行革命实践，紧密配合党和人民政府各项中心工作，走出学校，奔向社会，下农村开展宣传活动，直接联系群众。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全体师生获益非浅。后来这批青年学生，有的参军，有的参干，有的上了大学，奔向祖国各地，许多人入团入党。据我所知如现任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陈龙飞，西安机械学院副教授蒋长元，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郑福和，华南农学院讲师郑玉梅，漳州市医院外科主任陈庆云，湖南衡阳某中学校长徐之彪，江苏省美术馆画师陈培光，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正师级干部刘茂烈，以及其他在党、政、军各部门工作的平宁高中同学，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各有成就，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各自的贡献。

通过这段历史的回顾，我认为：实践已经证明，当时我县县工委和人民民主政府重视教育，重视革命人才的培养，创办平宁高中是非常正确的。平宁高中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无愧地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本 刊 第 八 辑 勘 误

页	行	误	正
6	16	高射炮射击上	高射炮火的猛击下
6	倒 1	步枪的最大射程	步枪的有效射程
43	左 3	城内三公	关内三公
48	左 9	田祖	田租
49	左11	匠民	匠户
53	右倒 7	演出	源出

侨民师范在漳平

吴长锦
龙珠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培养海外侨校的师资，在厦门创办一所侨民师范学校（中专），日寇攻陷厦门，侨师迁往长汀。1944年漳州吃紧，侨师从长汀迁来漳平，抗战胜利后就迁回厦门去了。

侨师在漳平的时间虽不长，但对漳平教育的影响却不小。现据我们所知，介绍一些情况。

侨师校部设在福满村绍德堂（李厝）、居福堂、陈厝（藕池）几座民房里；男生宿舍在九户林（今看守所附近）；女生宿舍在天主堂（今县教师进修学校）。当时校长是陈永康，训育处主任黄卫世，推广处主任黄冠文（本县菁城镇人），军训教官刘清汉（本县桂林乡人）、廖国光（长汀人）。

侨师是“国立”的，直属中央教育部，经费全部由教育部直接拨发，教职员工工资和学生生活补助费都按当时的中央待遇。

校长陈永康对学生管理异常严格，他对“红”、“赤”、“火”等字很敏感，认为是共产党的标志，不允许在校中出现。有一次集中学生举行升旗礼，陈发现队伍里有个学生穿红袜子拖木屐，立即被揪出来当众斥训一顿。两位教官也受到批评。陈永康说：“侨师学生毕业后要派到南洋一带去当教师，象你（指那个学生）这般红袜木屐浪漫十足的模样，已不立何以立人，还配为人师表吗？”说两位教官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该管不管，一味作“好好先生”等。学生出版《烛火》墙报，遭陈永康之忌，多方挑剔为难，规定稿件要由训育处审核。学生模仿训育处核准签发的字迹，蒙混过关，使墙报得以出版。更有人偷偷地将“青天白日旗”降下来。还有一次学生组织起来去冲击三青团漳平办事处。学生活动很活跃，搞得陈永康等惶惶不安。

侨师招生的对象，主要是华侨子弟，因受抗日战争影响，闽南侨区前来报考人数较少，班级名额不满时，就在当地招收非华侨

子弟来补足。当时漳平初中毕业的同学，有十多人报考侨师被录取，毕业后大部份派到台湾去任教。他们是：林清德、李郁玉（女）、黄加水、陈占元、李秉东、刘太湖、范锡麟、刘玉痕（女）、刘懋盛、许碧瑞（女）、黄木桂等，目前仍在台湾。

侨师还有一所附属小学，原设在朱厝。后因缺乏校舍及其他设备，乃与私立新民小学合办。一个学校，两块招牌，除学校行政和经费分开管理外，其他合而为一。由于侨师附小的教师素质较高，慕名送子弟来入学的人激增，因此班级和学生数增加，全校学生达300人，是新民小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教学水平提高，学生成绩比较优良，给漳平教育以良好的影响。

教育史料:

菁中公办后的头三年

沈 贞 辉

1953年党中央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办学方针，私立学校大多改为公办。我当时在永定丰田中学当教导主任。四月份，龙岩地区教育局通知，要我到漳平私立菁华中学去。

那时，全省中学都归省教育厅条条领导，人事、经费由条条直接管。地区教育局对我说，去菁华中学，先做些调查，了解全面情况，要参加学校行政会议，担什么职务，以后会公文通知。于是我就长途跋涉，爬山越岭，来到永福。

永福地处高山盆地，山清水秀，气候宜人。1953年5月2日我到菁华中学后，校长李福钱很客气地接待我，安排我住在学生大宿舍里一个用谷簍和木板钉起来的小房间内。学生上课时，很安静；下课了，很热闹。特别是晚自修下课，学生回来吵吵嚷嚷。我听不懂方言，开头很不适应。学生也觉得奇怪，看我既没有上课，也不见坐办公厅，不知是来干什么的。因此总是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看我。

过了个把月，接办的公文下达了。“私立菁华中学”改为公办，更名为“漳平县第二初级中学。”我接到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委任状，任漳平第二中学副校长。（漳平文史资料第二辑《创办菁华中学的回顾》一文内说1952年秋，私立菁华中学由人民政府接办，派沈贞辉任校长。此说有误，应予更正。）原校长李福钱改任教导主任，原教导主任陈景苏改任语文教师，原来教职员工全部留任。计有傅汉松、蒋成辉、陈丰瑞、吴汉云、陈绳基、吕德森、李守先、吕锡奎、陈青竹、陈寿火等。1953年下学期开学后，龙岩地区教育局又增派来一些新教师。

私立菁中虽然已有十多年历史，接办时条件还是很差的。六个教学班，学生二百一十人。校舍很破旧，只是原菁华书院加上毗邻的两座陈氏宗祠。书院后楼似乎是较近时间建筑的，楼下为教室，采光不足，楼上为礼堂，多人行走楼板就会震动，质量很差，外观也很陈旧。办公厅就是原书院的大厅，几张办公桌就把它塞满了。楼上的阅览室，书报寥寥无几。理化仪器非常缺乏。一架旧风琴放在校长室门口小厅上。校长室是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小石条窗，两个空格，小得难得射进两缕阳光，十分阴暗潮湿。幸好我的家当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都是公家的，自己只有一只帆布箱，因而不觉拥挤。住室与办公厅仅一内廊之隔，不怕下雨，这就是唯一的好处了。

学校从私立改为公办，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当时农村土改已经结束，农民分了田，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物产富足，物价便宜，一片生机蓬勃的大好景象。教师们虽然生活条件差了一些，但很少人去计较，都想着怎么把学校工作搞上去，精神状态很好。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在1957年才完整地提出的。那个时候，学校工作的依据是每个学期初省教育厅所发下的指导性的工作意见。其内容也是离不开政治思想、教学、体育、总务、教师学习等几方面。这个文件都原原本本向教师传达。经过思想改造，教师比较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校每个月有一个单元时间开民主生活会，让大家对学校工作提意见，或彼此之间开展批评。民主风气较好，大家都还敢讲话。

1953年《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文章，明确地把教学摆上非常突出的位置。因此首先要端正教师的教学思想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省教育厅为此规定，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教师人手一册。学习是很正规的，有进度、有笔记、有检查。每个星期有一个单元学习时间，由校长到教师轮流就教育学中的章节作专题中心发言，然后开展讨论。当时多数教师不是从师范院校毕业出来的，学习之后，开始接受教育科学理论；从解放前师范院校出来的，也是才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新观点。“一边倒”的学习，今天看来是有缺陷的，容易囿于一家之见，但在当时是很必要的，很有成效的。

通过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和课堂教学实践，五大环节的课堂教学法当做教学法则提出来了。所谓五大环节，就是每堂课教学，都要从组织教学入手，经过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到最后布置作业。教案要求详写，体现五大环节。教学观摩或者听课都根据五大环节进行评议。同年七月，语文科《红领巾》课堂教学法发表了，《人民教育》还就此写了短评，刊登了苏联专家普希金的意见。从此启发式的谈话法教学广泛开展。记分法从百分制改为五分法。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种苏联模式的教学方式方法，盛行不衰。

1953年下学期，漳平二中才开始有青年团的组织。教师中的团员只有我和李庆元两人。团支部在开展政治思想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体育工作也很有生气。那个时候的操场比现在的小得多，可是，课外活动时全体学生都上场分组活动。教师也一起参加。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学生一起学会吊环和垫上运动的“三角倒立”等等。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1954年统购统销，区委中个别委员对学校师生的生活，不加区别地进行极其粗暴的干预，甚至通知学校行政要服从校团支部领导。这种违反学校管理体制的极“左”做法，使知情教师一度思想混乱，情绪不定。这里面当然也有学校内部的原因。以后地区教育局知道了这件事，与团地委联系后，来了信，才改正了错误。遗憾的是，以后几次运动，又把这事提出来，说成是我反对党委领导的“罪行”。是非混淆，竟至如此，不能不使人久久心寒！

学校在发展，在前进。班级、师生逐年增加。1954年上级拨款在原书院右侧盖了一座平房新校舍，是改公办后的第一座建筑物。1955年下期，组织上派党员张村旺来校当第一副校长。我自此减轻了行政事务，把力量主要放在领导教学上。

1956年2月我奉调省师院举办的省教育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调漳平一中当教导主任，离开了永福。

总之，改为公办的漳平二中（现改名永福中学）头几年是很有生气的。某些当年在校而今工作的学生，偶有谈及，还是眷念不已。

“南洲书院”

沿革初探

刘长桂

邓渭阳

我县现存一座比较完好的古代书院——南洲书院，坐落在溪南乡下林村前沿距河不远的地方。它有一堂两厢，右边另有一座义仓，都是土木结构老式平屋。屋前大院外有垛高近丈、长达几十丈的半圆形土围墙，中开外大门，占地宽广，建筑宏大。这座书院的历史，在屋内右庑头还有块石碑，厨大门上有块横匾（已被刨刷后字迹难辨）和围墙的五根石旗杆可资稽考。现在，书院的左厢和堂右厅经修葺后分别为村委办公室及小商店。

据碑文记载：此处原系溪南巡检司署旧址。清道光壬寅（即公元1842）年间，由姓赵的知县“捐俸银壹百大员”倡议、发动士民捐输兴建“南洲书院”，由九社绅耆陈廷擢等十余人董其事。书院建成后，延师课读，成为感化里九社共有的一所学校。

民国三十五年漳平县政府案卷《民国三十二年学田数量调查表》记载和现存五根旗杆上刻的字样，以及还健在的八十二高龄的陈文钊同志所提供“南洲学堂”情况得知：这书院有学田1467.37亩，折租谷38127市斗（每斗重25市斤）。此后感化里出了两个举人：陈秉德、张清标；四个贡生：陈其晖、陈维铨、张清江、张清高。约在民国二年（1913年）间，清末岁贡张清江（东湖人）等曾在此办过“南洲学堂”——新学堂，两届毕业生共30人

（甲班10人1916年毕业，乙班20人1917年毕业）。

这所书院因建于道光十年版《漳平县志》修成后的第十二年，所以该志无法记载。但它作为溪南乡最早的一所学校，仍有探索考查价值。现将《南洲书院碑记》原文加以标点，抄录于后，以供参考。

“睢阳汤文正公云：教养二字，王道之本。某承乏潼关，力行社学、乡约、义仓、保甲四事，颇费苦心，此司牧之圭臬也。甲午四月余捧檄是邦，軫念民以课农桑树畜为先务，其遵行者，颇亦有效。上年春间奉

大宪檄飭设立义仓，当经筹课议章程，次第劝捐。今春赴感化里，九社绅耆陈廷擢、郑廷瓚、詹步元、苏肇隆等，金云：义仓养也，书院教也，里并阙焉。某等查霞林村有溪南巡检司署基，颇宽敞，中建讲塾，以资诸生肄业，旁筑仓廩，以储捐粟，更为一举两得。余甚善之，惟所费更巨，非集腋不克观成，爰捐俸银壹百大员，尤望士民踊跃捐输，共襄盛举。簿到将所捐数目登载，即交该首事经理创建，事竣后，刊石辑书，永垂不朽。斯举也，微特有备无患，物阜民康，共享升平之福，将见人才蔚起，文运蒸兴，如荀得夫、陈二漳之联捷南宫，后先济美，岂不懿欤！众士民睦姻有素，观摩维殷，倘念厚民生于斯，培士业于斯，卜光前裕后亦于斯，谅必乐从予言，解囊不吝焉。是为序。

知漳平事修武赵敬题。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穀旦董事候铨分州陈廷擢、庠生郑廷瓚、监生詹步元、监生苏肇生、监生吴世址、董事职员张鸣友、庠生黄开芳、庠生邓启运、分董庠生蒋瑞光、分董贡生张有才、分董监生陈捷魁、监生蔡武林、监生郑坤元、苏焯童、刘连峰、苏黎辉、庠生詹开三、俗生易尚卿、陈夏埏、陈文廷同九社众立。”

解放前的漳平，由于交通不便，工商业是不发达的。当时的主要交通渠道是九龙江及其支流。水上可通行小木船和竹木筏，以菁城为中心与雁石、白沙、溪口（今万安）、宁洋（今双洋）、新桥、拱桥、溪南、华安等地通航，货物进出和旅客来往都靠木船运输，不通航的地方则要步行肩挑。这样，很难做到“货畅其流”，工商业就发展不起来。漳平自古以来以农为本，与外地进行贸易交换的货物，主要是农、林产品，如木材、毛竹、土纸、笋干、香菇、茶叶、桐油、茶油等，常年把这些土特产品运往外地（主要是闽南）换回工业品，通过工商业者经营来沟通有无。明清时代因缺乏史料，那时的工商业情况，无法作出介绍。笔者近年来陆续访问县城附近老一辈的工商业者多人，积累了一些资料，整理成这篇文稿，只反映历史的片断，很不全面，敬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一、从清末民初至二十年代

漳平置县以后，菁城圩场设在西门外——校场圩（今一中），圩期农历逢二、七，从附近二、三十里外水陆两路来赶集的人，挤满狭小的圩场，进行贸易形成一个小商业区。后来集市贸易逐渐东移，1920年马营长拓宽街道，1928年陈佩玉拆城建骑楼式街道，现在的八一路就是那时改建的，它是当时县城的主要工商贸易地段。漳平本地人一般轻视经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明朝的曾汝檀说过：

“皆务本不事商贾”。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可靠保险，“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再加上旧社会商人被人瞧不起，经商的即使赚了钱，也往往去买田，或是培养子弟读书做官，不允许后辈去从事商贾。故有“生意钱三十年，种田钱万万年”的谚语。因此，在漳平经商的大多数是“外面人”，最早的是江西人。“江西街”（今八一路西段），据说是江西信丰县一带的人来漳平经营棉织土布、京果、条丝烟、兼钉称、打锡、补鼎等行业，几乎整条街都是江西人开的店铺，因而得名的。那时（约清同治、光绪年间）县城的工商业操纵在江西人手里。后来又有“永春店”，在城南上水门江边有许多永春人来开棺材店，并从事手工业生产，如制桌椅柜床家具之类，还能雕制佛像、佛亭，油漆得很好看。相继而来县城经商的“下面人”（九龙江下游的人）不少，较出名的如在中水门街有华安石井人开一家南货店，长泰人在明伦堂对面开一家“洋货店”。“下面人”取代江西人，主宰了县城的工商业。到1900年一次大火灾，从衙门口至三角坪的店铺全被烧毁。“下面人”经营的商业衰微了，至民国初年善

于经商的龙岩人纷纷来菁城开店做生意，逐步形成“龙岩帮”，又取代“下面人”，操纵县城的工商业。

当时比较著名的商号：如林资铿（台籍）在上水门公司楼经营煤炭（主要经华安、漳州转运出口）；陈孔仁在下巷开“清通公司”，贩卖鸦片烟；浙江香菇客经营的香菇行；下桂林李长福、詹清波开的杉行；永春人陈戊辰，在三公巷开“振春”号，经营烧碱、薯榔、香草等运销漳州一带，后成了富商。

特别是龙岩帮，他们经营范围广，大多勤劳俭朴，平易近人，善于经商理财，很快就发家。如龙岩人郑隆，在下巷头三角坪开店，起初是代理“美孚”煤油出售，后改为“添兴隆”棉布百货店。1927年新建三层楼一幢，资金为五万余元，成为县城首屈一指的大商。二十年代，是龙岩人在漳平经商的最盛时期，夸称“无岩不成市”。计有棉布业八家：添兴隆、公记（后改纶昌）、胜华、隆兴、庆源、玉昌、金振源、振记（振丰盛）；京果十三家：吉林春、广泰山、协同兴、协同义、吉昌、（协同兴、协同义、吉昌都有加工精制明姜，年产五千斤左右，成为漳平有名的特产）、仁昌泰、万昌义、胜兴隆、协茂、振泰、兴发、万兴、信隆等；酒酱四家：福记（后改为金玉丰，自制豆腐乳比较出色）、德丰（沉缸酒有名）、庆丰、永丰盛；中药铺四家：福安堂、太乙堂、保春堂、大生堂；文化用品三家；百货两家：合成兴、合成福；照相一家；相命一家。从业人员合计有208人。

漳平本地人从事工商业，无论是资本额和从业人员人数都远逊于外地人。本地人经商致富的，为数不多，致富之路主要是经营漳平的出口大宗：木材和土纸。他们除在县城开设店铺外，还在白沙、溪口、双洋等地设分店，并远到漳州浦南开行栈，进行长途贩运，获利颇巨。清末民初较著名的有：顶郊李见龙（漳平首任商会长）希顺父子、菁东陈献丹、桂林陈麻标、黄元泰等。李见龙在浦南开“永丰泰”，1918年他回漳平开“同发”碾米厂。陈献丹是清末进士陈桂芳之弟，早年没得功名，后投入商贾，在浦南设行栈，声名震北溪。黄元泰先是在永安做土特产生意，获大利后在上桂林老家盖一座大房子，盛极一时。其他如吕次淮（土名泗）和侄仲兄弟，年青时外出谋生，从当学徒到挑货郎担。串乡做买卖，赶圩摆布摊。由于勤奋努力，有经商才能，经营得法，日积月累，多有获利，五年后他在城里开设“和兴”布店，日见兴旺发达。后来吕次淮的子侄吕成宝、吕成金还在浦南设行栈——和兴货栈，在漳平颇获信誉。黄履祥（又名馥泰），也是从当学徒开始，勤奋起家，努力学习医，在城内开中药店“来安堂”。在旧社会广大农村流行疟疾，他利用奎宁粉配中药制成“长寿丸”，治疟疾，有实效，颇风行。再加上他体贴病者，待人和蔼，行医救人，颇得群众尊重，也获利不少。

二、从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漳平商业发展，本地商人崛起。

三十年代初，漳平匪乱猖獗，地方不得安宁。沿河拦船抢劫，放黑单派款之事经常发生。在遭劫者中，商人首当其冲。当时比较大的商店，几乎都遭敲诈勒索。协同义老板、和兴泗白天遭土匪绑架，后用几千块光洋赎回老命。下巷泰昌老板受绑架不走，被枪杀在店门口。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合成兴”、“合成福”相继倒闭。这时龙岩帮的巨头如“添兴隆”的郑益兴，“胜华”的黄祥奎相继去漳州，蒋荣灼和蒋柏秀也先后回龙岩，龙岩帮就此渐趋衰落。

此后，漳平本地商人随之崛起，这是由于本地商人谙熟本地风土乡情，了解各地土特产

时令，以及行情涨落等情。他们从龙岩帮那里学来了生意经，颇有起色，有几家经营还超过龙岩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福州厦门相继沦陷，省会迁至永安县。漳平商业随之发展起来，本地经商风气颇盛。

这一时期本地商人开办的棉布行业有五家：和兴、悦兴（吕赞练）、宏美、福联成等；京果行业有六家：隆昌（郑永煌）、宝记（陈宝佑）、福隆兴（郑来福）、金和隆（蒋永才）、和德（林月芳）、裕隆（唐永江、唐永灼）等；百货行业有五家：仁和隆（余敬恭）、三兴（由台湾人谢丰泰出资，谢步瀛三个儿子经营）、锦成（唐大赐）、万益（邓华民）、振成等；中药铺九家：一心堂、六和堂（陈如佑）、遂人氏（林品成）、诊安居（唐杰士、唐天麒）、济生堂（林光仪）、志安堂（吴志安）、米安堂、李浩初、苏仙等；西药诊所四家：陈善述的“善氏药房”、潘志贞（台湾）的“则安”药房、张跨翁的“抱博”诊所和张茂生诊所；西药房有“寿康”（后改“三合”）西药房；牙医三家：陈和亮、陈文桔、李士成；五金兼石版印刷店：金协泰（陈吉升、陈长椿）；糕饼行业六家：泉兴（陈开棋、开运兄弟）、仁兴、金义隆（蒋永钟）、一品香、可茗香（黄添荣）、悦香等；还有酿酒业四家；屠宰业十一家（吴志嵩、陈连玉、陈新珠、陈长贰等）；米店行业九家；土纸行业八家；打铁铺五家；木排行棧业八家：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永记（即纪铭）、唐三春（唐永元）、广泰（陈开杰）、复春（邓永泉）、三益（陈宜嵩）等；茶叶行棧一家（邓丰柯茶馆）；豆腐坊九家；纸扎店三家；灯笼店一家；刻印章二家；修钟表一家；打白铁二家；银饰店一家；染布坊二家；日杂小店五家等。此外饮食服务行业有十七家：菜馆三家，客栈两家，照相业两家，理发业十家等。

作为出口大宗的木材和土纸，都是依靠水运，从上游的双洋、溪口、白沙、雁石、新桥、拱桥等地顺流而下至菁城集中，经改装、换装后，下运至华安（溪南则迳由华口转往华安），再改装、换装下运至浦南销售。由于关道多，手续繁，风险大，做一趟买卖，也非易事。每年运销数量，据老人们的回忆和从各行棧及华安下街转运棧的调查材料估计，1947年冬，漳平各种土纸年过境量约四千八百担。漳平杉行及华安兴洋坂坞主提供材料，转运各类木材、毛竹最高年的数量有一千七百条排，木排常年一般有三百条，约计十万支。木船航运一般五天为一航期，有民船七、八十只，繁盛时上百只。下华安的船较大，载重可五千市斤，百里之遥，当日可达，唯水急滩多，翻船事故，时有发生。

在漳平城关，经商赚了钱盖楼房的有：许瑞庭、陈戊辰、黄馥泰、唐永江、唐大昌、陈纪铭、余敬恭等。

抗战后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商品销售量锐减，商店资金周转困难。有的商店再招股东，以期克服困境。抗战胜利后，城关工商业由不景气进一步走向衰落。这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法币、金元券贬值，“今日一斗米，明日一斗糠”，商业损失惨重，不少商店无法维持而倒闭。

三、商会组织性质、经费及其与政局关系

据老一辈商业界人士回忆，漳平组织商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商业同行的共同利益，适应当时情势，便于与官府打交道。官府则通过商会筹募军饷。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商业大受影响，曾闹盐案，发生罢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县商会成

立，选举李见龙为第一任商会长。第二任是陈承尧，后来粤军来平，熊子助当县长，由沈启明（客家人，开染布店）任商会长。民国九年北洋军马营长驻漳平时由陈加汤任商会长，后来又换了饶炳全、吕次淮。民国十七年陈国辉、陈佩玉主宰漳平，陈河梁（南安人，开理发店，土名“剃头栋”）当商会长。会址原先在考房附近学边一座两进的房子，后迁江西街。抗战前夕迁在南门“世美堂”（太常陈家祖祠，今建商业局）。商会经费由各店号按份摊派。后来，林月芳、陈仰颜、邓华民、陈长椿、陈福全都先后担任过商会长。吕次淮当商会长时，他为首组织“商民协会”与龙岩帮相对抗，进行竞争。抗战前夕，从陈仰颜任商会长起，才由同业公会选举商会长。每届任期两年，连选可连任。商会有执委十三人，设商会长一人，下设商务、秘书、录事、监察等。成立十个同业公会：京果（会长陈金瑞）、布业（张金德）、百货（唐大赐）、纸业（邓华民）、木材业（李志燮）、药材业（陈福全、黄冠贤）、酒酱业（赖佳瑞）、屠宰业（陈长贰）、理发业（陈天球）、米业（郑祖寿、蒋祖泉）。还有民船公会（刘长焕）。

附：历届商会长名单

姓 名	籍 贯	任 期	产生形式	备 注
李见龙	漳 平	1915—1916年	推 选	开“同发”碾米厂
陈承尧	漳 平	1917—1918年	推 选	
沈启明	永 定	1919—1920年	委 任	染布坊
陈加汤	漳 平	1920—1921年	委 任	木材商
饶炳全	龙 岩	1922—1923年	委 任	
吕次淮	漳 平	1924—1927年	委 任	开“和兴”布店组织“商民协会”
陈鸿梁	南 安	1928—1929年	委 任	开理发店
林月芳	漳 平	1930—1934年	委 任	木材商
陈仰颜	漳 平	1935—1939年	选 举	开“嘉禾”碾米厂
邓华民	漳 平	1940—1941年	选 举	土纸商
陈长椿	漳 平	1942—1945年	选 举	开“金协泰”五金兼印刷
陈福全	漳 平	1946—1947年	选 举	开“三合”西药店
林月芳	漳 平	1948—1949年	选 举	木材商

（承吕赞练同志提供许多资料，工商界老一辈郑清辉、邓永泉、陈福源、邓华民（已故）、陈长椿（已故）、汤景榕、邓逸民等也回忆提供不少情况，并此致谢。）

明代和清初徭役简介

· 刘重宁 ·

明清时代有四大徭役：里甲、均徭、驿传、机兵。

里甲

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于洪武元年在南方一些府州施行按田派役的役法，主要内容是每户按田一顷（一百亩），出丁夫一人，每年农闲时到京城服役三十日后回乡，田不满一顷的由好几户合并计算凑足；田多丁少的大户，可由田主出米一石派佃户去供役；非佃户去供役的，由田主资助，按亩计算，每亩给米两升五合。历史上称为“均工夫”。

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令各州县编造征派赋役的户口簿册，废除“均工夫”，建立“里甲”制度。其法是：将邻近的一百十户编为一里，从中选定丁多田多的十户轮流担任“里长”，其他一百户分成十甲，每甲十户，轮流当“甲首”。每年由里长一人率领十甲的甲首去应役，叫做“当年”。十年轮流一遍，叫做“排年”。这是中央直接征派的正役。簿册以户为主，详列丁口、田产以及应负担的赋役数额，分为上、中、下户三等，编造一式四份，报送各级政府保存，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因簿册封面是黄色，故称“黄册”。轮流应役十年期满后，根据每户丁口和田地变动情况重新编造，里长如果丁口和田地衰减，要另行推选；一里中如有逃亡者，要补充；鳏、寡、孤、独以及没有田产不服役者，列在一百十户之后，由里甲带管，叫做“畸零”。里甲原来是担任传达公事，催征税粮的基层行政单位，明中叶以后，由于官府征派繁多，举凡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等费，都一一向里甲摊派，就成为四大徭役的名称之一了。

均徭

原是平均徭役负担之意。除里甲正役外，按民户丁粮多寡派充的各种经常性杂役，称为“常役”。根据黄册所编写的上、中、下户三等轮派，等高的派重差，低的派轻差。次序常与里甲同时统一排定，十年或三五年一次。服役期在里甲役满的第五年。主要是地方政府即省、府、州、县衙门派充的杂色差役，以及各项劳役的折价，名目极多。后来分为“力差”、“银差”、“马差”三种：应役人亲身去充役的叫力差；应役人出银雇人代其充役，以后演变为应役户向官府缴银代役，叫做银差；至于马差，因南方少马，折价征银，亦属于银差。除“常役”之外，还有官府因事临时编派的各种杂役，如修河、修仓、砍柴、运料……等，以及征派库料、厨料、牲口料……等实物，名目每年不同，称为“杂泛”。明中叶后，名色愈来愈多，人民负担沉重。正德十五年（1520年）对徭役征收办法进行改革，全县除均徭外，将里甲正役和杂泛，分为正、杂两“纲”（部分），按“丁四粮六”（丁，指成丁的人；粮，指田赋）的比例摊派银两，以银代役，全部缴给官府，历史上称

“纳银法”。力差多在近地承当，远地的派银差。由于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以至黄册上所载贫富颠倒，富户反列为下等，而士绅享有免役权。每年编派的“纳银”、“均徭银”，都由广大贫民负担，均徭原意尽失，成为征派差役的专用名词了。

驿传

官府为供官员往来和文书传递而设置驿站所征发的徭役。起源很早，战国时已有邮驿。明代各地都设驿站，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来递送公文。驿站要置备专职人员、马骡、车船及供应过往人员的膳食、住宿等，所需的夫役、马匹、车船和费用，由所在地州县政府向老百姓编派。清代废除递运所，仍设驿站、铺递，差役改编派为雇用。清末举办邮局后，驿传就废除了。

机兵

机兵亦称团练，又叫民壮，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人员。明清时代除正规军外，就地选取丁壮加以军事训练，保卫乡里。始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每里置三至五名，县城六七十名不等。起初在下户（贫民）中派充，后来专以丁口编派，改征银两，雇募士兵。

清代的徭役沿袭明代的制度，没有什么改变，顺治、康熙年间征收的数额有所减少。据《漳平县志·赋役志》（康熙版）载：“国朝役法，因明之旧，以丁粮起科”，接着叙述了明代征派徭役的演变和弊端：起初“惟驿传以苗当（注），其余里甲则以户起科，均徭则以丁起科，机兵则金于保甲，皆为力役之征，于田赋无与，其后浸失古意，乃编及于米（田赋），为丁四米六、银差、力差之类。而官府经费祇候（恭敬问候迎接上级之费用）、供亿（供应）夫马兵需，一切烦琐咸于丁粮是给。于是民米一石自折价五钱外，纳差银不啻倍之。事有繁简，派无定额，或先时预征，或事后征补，上无划一之条，繁征无艺，小民无从稽查。至嘉靖年间闽南多故（指倭寇侵扰），丁粮一石用银乃至十余两，由是民大告病。”以后进行改革，施行一条鞭法，稍有缓和，但是明末仍然“有司擅用里役”，“里甲祇应，其费不减嘉靖昔年”。

（注）驿站的差役，按需要排定日子，“令苗户（即农户）依次应当，五年一周，谓之苗当”。

以上四大徭役，我县的征收数额，据《漳平县志》嘉靖本和康熙本的记载分列如下：

①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 | | |
|---------|-------------------------|
| 一、额派纳银 | 349两（取整数，下同） |
| 二、额派均徭银 | 1747两 |
| 三、实编驿夫米 | 2795石 |
| 防夫米 | 150石 |
| 公馆民米 | 745石（每石折征银0.12两，计折银89两） |

②隆庆六年（1572年）

- | | |
|----------|---|
| 一、实编纳银 | 406两 |
| 二、额编均徭银 | 1383两（有闰月之年加银36两） |
| 三、实编驿传差米 | 3665石（每石折征银0.24两，计折征银879两，其中上缴759两，留县支应120两）。 |

四、本县额设机兵136名（内拣选团操兵68名，守城机兵68名），每名给银

10.8两，合计给银1468两。

③万历四十年（1612年）

- 一、额纳银 655两
- 二、均徭连闰额编银 1206两
- 三、实征驿站银 1078两（上缴874两，留县支应203两）
- 四、额编机兵银 1528两（实有机兵90名，给银648两，闰月加银54两，剩余的全部上缴。）

④清初（《县志》康熙本刊印于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的征收数额：

- 一、额编纳银 398两
- 二、额编均徭银 602两
（留县支应504两，剩余98两上缴）
- 三、额编驿站银 243两（有闰之年加银8两）
（上缴42两，留县支应201两）
- 四、额编机兵银 504两
（上缴55两，留县支应449两）

康熙二十四年以后至辛亥革命前约二百三十年这段时间，因《县志》道光本没有记载，我县的徭役征收情况，不得而知。

现将嘉靖二十七年和康熙二十四年的徭役征派和开支数额列表如下，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当时漳平人民的负担情况。

明嘉靖二十七年徭役银开支情况

项 目	名 称	人 数	每 年 名 徭 (两)	合 计 (两)	备 注
力	民快	136	7.2	979.2	
	架阁库子（管库门的人）	2	2.0	4.0	
	直堂皂隶（衙门差役）	16	3.6	57.6	
	直堂门子（管门人）	1	1.5	1.5	
	禁子（监狱杂役）	4	3.6	14.4	
	预备仓斗级（仓库管理人员）	2	6.0	12.0	
	际留仓斗级	1	4.0	4.0	
	儒学门子	2	5.5	11.0	
	儒学仓斗级	2	5.5	11.0	